



消防員尹艷榮



消防員鹿題



消防員陳嘉華



消防員孫雲飛



消防員田寶健



消防員喬鵬

消防五大隊 無人歸來

出警25人 2人確認死亡 其餘23人至今失聯

21歲的胡樂本可以躲過這場災難。爆炸前3天，他主動停止休假，归队。

如果没有这次爆炸，3天后，19岁的李长兴就能按计划结束消防队的实习，拿到技校毕业证。等待他的，还有一段刚刚开始恋情。

他们是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五大队的消防员，是天津港六支“非公安消防编制”消防队之一。8月12日晚，他们第一批赶赴火场，遭遇爆炸。

五大队没有了任何声音，出警25人，2人确认死亡，其余23人至今失联。这也是唯一一支至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的消防队。

风雨里做俯卧撑

8月初的天津港，早晨静谧、温润。消防支队五大队消防员的一天，比港里很多人开始得都早。

早上6点，这群20岁上下的小伙子就被起床号从床上拎起来了。先跑上3000米，洗漱、做卫生、吃早餐，检查器材、保养机车。

8点半，正式的业务培训和体质训练开始。

除了火场分工、高空救援、器材使用等基础知识，站军姿等体能科目也少不了，“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就和正式的消防员一样”。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能吃苦的人。”消防员家属薛玉刚(化名)回忆，港口的火灾不常有，队长就领着大家练体能。

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队里20多人在大风大雨里做俯卧撑，手臂直立，肌肉鼓胀得能看见血管。虽然练得浑身湿透，但小伙子们脸上都带着笑容。刘雪娜记得，老公、司机班班长寇燕辉的体能测试很频繁，跑步、攀高、引体向上……重要的项目一样也不少。考得好，可能加薪；考不好，还会罚钱。

除了体能考核，业务资格也要考。他们要学会操作举高平台车、抢险救援车、泡沫水罐车、化学洗消车、德国曼水罐泡沫车、德国曼大流量车等。还要考原地着装、四楼爬登高金属梯、单兵二楼灭火操等项目，根据熟悉程度来发放等级证书。

离开者和坚守者

在消防大队做后勤的刘雪娜说，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锻炼显得残忍了些。这几年，队里的人员流动很频繁，多是被这种训练给吓跑了。

这些从山东、河北等邻省农村来的男孩，基本在消防队里做一两年就走了。

一位同在天津港消防支队任职的消防员说，“消防队工资少，请假不好请，不是内心强大坚持不下来”。

“工资少，还要出生入死。”一位消防员的家属回忆，消防员的工作不只是面对火，几乎包括一切险情。“有火情时救火，港口有人溺水，他们也往前冲。”

去年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有人落海，执勤队长张奇穿着衣服就跳下去救人。溺水者得救了，他“穿着冰坨”上了岸。

也有人说，那些离开的人，去学技术或者干点儿别的活计，绝大多数收入都比这个把生死挂在嘴上的职业高。

然而坚守者并不少。司机班班长寇燕辉在五大队工作9年，是整个消防队里资历最老的人。天津港消防支队自成体系，队长、指导员都是从外面调，队里的晋升通道狭窄；对于一个刚有了孩子，有了买房压力的人来说，夫妻俩合计六千的月工资有时捉襟见肘。

但寇燕辉从没想过转行，妻子说，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成就感的工作”。

五大队的邻队四大队的消防员张元(化名)也觉得，这个行业、这支队伍有自己的骄傲。每次灭完火、救完人，张元在归队的路上都会很激动，“我就感觉特别自豪，自己很英雄。”工资不多，但也是辛苦挣来的，不管有没有“编制”，他拿着都很有底气。

这种骄傲，是他在此工作7年却仍然不愿意离开的原因。

站在全队的最前方

有时候，英雄的背面可能是生命的付出。

消防员胡乐本是可以躲过这场爆炸的。7月底，他的手在一次消防演习中擦伤了，被送回家休养。爆炸3天前，他待不住了，吵着要回队里。

母亲劝他再待几天，他飞快地往包里装行李，摇头：“妈，我必须得归队，最近队里忙，缺人。”

没人劝得住这个21岁的年轻人。没人想到，3天后，天津港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化品堆垛起火，天津港消防支队的三个专职队——一大队、四大队、五大队作为第一批救援队伍到达了事故现场。胡乐和24位队友一起消失在火场里。

当晚10点50分接警前，胡乐的18岁队友齐吉旭，还在跟爸爸用QQ语音聊天儿，问自己的外甥怎么还没睡觉，语气轻松。

聊天快要结束时，齐吉旭告诉爸爸，自己要出警，“就是一个小火灾”。

当晚11点20分，爆炸发生前10分钟，胡乐出现在队友的微信朋友圈里。那是一张照片，胡乐穿着消防服，身材瘦削，站在巨大的火场前，高高举着水枪。

作为战斗一班的班长，他如往常一样，站在全队的最前方，集装箱里喷吐的火舌近得可以灼到他的脸。

“还可以发朋友圈，说明这群孩子还没意识到危险。”胡乐的母亲说。爆炸发生前1分钟，终于有人意识到不对了。

兄弟队伍最后的痕迹

消防四大队是离五大队最近的队伍，他们中的幸存者或许能还原出兄弟队伍最后的痕迹。

四大队消防员的对讲机里突然传出了队长的声音：“情况不对，大家先撤出来。”话音刚落，两次剧烈的爆炸在30秒内相继发生。

现场似火山喷发，升腾而起的蘑菇云遮天蔽日，带着火星的喷射物四散而落，仿佛末日来临。

胡乐的妈妈再给他打电话，那头是“嘟嘟”的忙音。

有家属跑到五大队的宿舍去看，他们走的时候不算慌忙，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

十几部手机放在床上充着电，不时有电话打进来，却再没有人接听。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被找到的，是队长赵飞和消防员乔鹏的尸体，已经被烧得焦糊。

四大队的消防员王元，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被人从火场救起，现在正在医院休养。

有人问他，等伤病好了，还想做消防员吗？他说，当然了。

当年，他是因为老婆才当消防员的。“我老婆说她喜欢当兵的，我就说你跟我吧，我也当兵。”

12日晚，他只顾着火情严重，走得急，手机也没带，根本没机会跟老婆说句话。

回来后才发现，妻子当晚一直在离火场一百多米的消防队宿舍里等他。爆炸时，她受了重伤，去世了。(新京)

8.12事故遇难者



昨天，一位市民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京门大道街心公园举行的悼念活动上默哀悼念。当日，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悼念活动在天津举行。

新华社记者 白禹 摄